

# 洛阳铲

司卫平  
著

司卫平  
著

阴阳二界、黑白两道、人鬼神灵，洛阳铲探透四层心界。

# 洛 阳 铲

常州  
藏书  
司中平章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**

洛阳铲 / 司卫平 著. —兰州：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11.7

ISBN 978-7-226-04135-2

I. 洛… II. ①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 130009 号

责任编辑 张 菁

封面设计 王维利

**洛阳铲**

司卫平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）

洛阳市报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7.75 字数 194 千字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3,100 册

ISBN 978-7-226-04135-2 定价：28.00 元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李鸭子在一般人眼里就是李鸭子。说他是农民，连一亩庄稼地也没有；说他是佃户，没有见他租种谁家半分地。在洛阳城北边的孟津邙山岭根儿，他跟许多的庄稼人住在一个叫做麻屯的村子里，却游手好闲，十分另类。后来很多年，他的儿子都死了，老年人谈起他还能记得他，其中一个老艺人这样描述他的形象：走起路来贼头贼脑，蹲到墙边总披件烂袄，好吸大烟吸得是精瘦瘪干，浑身上下有股气——又臭又酸！

李鸭子是个盗墓贼，这在村子里不算啥秘密。

自古就有俗语这样说：生在苏杭，葬在北邙。北邙就是这座洛阳北的邙山，历朝历代埋了多少帝王将相、达官显贵、富商巨贾、名流雅士，以至于坟挨坟、墓擦墓无法记数。邙山因为埋了这些历朝历代的民族精英，一代长一代，一朝高一朝，含蓄一点说，也能额外长高出丈许去。邙山就像个吞金咬银、吃肉就宝的怪物，肚子里不但有层层腐骨蚀物，还装下了不知道有多少的天下珍奇！邙山岭上数千年招

摇不绝的丧器葬幡，就像皇族贵胄高门大户前的旌旗、金匾，招人覬觐，勾人馋涎。你说，活着贪婪，死了还贪婪，那死后还有什么好贪婪的吗？你还能抗衡活人的贪婪吗？也许从有了邛山的墓，就有了覬觐这些墓的盗墓贼，看看那些禁不住手痒的泼皮胆大者，不但要掘你的墓，盗你的宝，还要将你撒骨扬尘！这里成了天下盗墓贼的圣地——贼走邛山不空手啊！所以，这里的百姓对盗墓贼，那是放羊的碰见狼——见怪不怪，李鸭子住着的村子更是司空见惯。

靠山吃山，李鸭子祖上就是盗墓贼。只是到了他这一辈，有着几代人的摸索积累，名气在同道中已经弥散，常有贼们来访。村民们对他很不屑，说他身上有股子阴气！见了他那些吃死人饭的朋友，更是躲着走。

有一年的有一天，那年的天气应该是少见地热躁。男性村民都到村前的一个大积水坑里去游泳，“扑腾扑腾”地水花四溅。李鸭子水性极好，他因为能躺在黄河水上睡觉，才得的名字。村民们都想看他的水上睡觉功夫，却不见他人影儿。原来他拉了领苇席，钻到一个被伐开的大冢里，正扯着呼噜在鼾睡。

后半晌有个老者汗流浹背地来找他，问他婆娘他人去哪儿了？他婆娘说拉着领席出去了。老者连想都没有想，从他家墙上抓了一顶麦茬蹄儿凉帽，抹一把汗就撅起屁股上坡了。老者也是贼，道上的名字叫钻地龙，按辈分是李鸭子的师兄——他爹爹的大徒弟。夏天午后的酷热里，邛山岭上除了热辣辣的风行过的声音，钻地龙手搭凉棚瞅瞅，

再拢着耳轮听听，没有费多大劲，就追着李鸭子那细微的呼噜声找到了他。

钻地龙是有重要事嘞，没有重要事，这样的三伏天叫他来跟毒日头耍身板，他可不干。他已经金盆洗手了——按盗墓贼行里的规矩，阳世之德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，年过了五十岁，就该积阴功了。他虽然身板还结实，但该收手时就得收手。干的是断子绝孙的事，可谁还不是怀揣一颗侥幸之心，为子孙后路着想！

可这一次钻地龙怕是连阴功也难积了！他住在洛阳城南的安乐窝，是安分后买下的一所宅院，图的就是当时那宅院的上房有一幅木刻的楹联，上联：上为父母，中为己身，下为儿女，做得清方了平生事；下联：立上等品，为中等事，享下等福，守得定才是安乐窝。没有想到才悄没声地搬进去住了两年，连隔墙邻居的底细还都没有摸清楚，竟被人浑窝给端了。

端他家的不是一般人，是豫西地区有名的土匪杆子，大架杆的名字叫张寡妇。张寡妇那名声可是大得不得了，谁家孩子哭得哄不下，都可以用“张寡妇来了”给镇住。那天张寡妇亲自带着人摸进了他家，进院子把大门一封，一家人都给软禁起来。张寡妇拍着钻地龙的脸说：“土匪找贼，买卖上门了。”当时吓得钻地龙尿了一裤子。张寡妇让人拿出一兜真金白银，砸到他家的方桌上，用手中的“单打一”点着他的眉毛心告诉他：

“俺这‘单打一’想换成两把‘自来得’嘞，俺还想要二十条钢

枪。俺要的东西洋和尚能弄来，可洋和尚问俺要的东西俺弄不来你能弄来。金银放到这儿，洋和尚要啥你弄啥，弄好了咱哈哈一笑是朋友，弄不好俺把你一家人剁了熬肉汤！”

钻地龙告诉李鸭子，张寡妇就在他家里住着。

李鸭子躺在大冢里对着站在穴口的钻地龙说：“师兄，张寡妇的银子你不拿来，把事往俺身上引，道上的规矩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？”

钻地龙说：“俺还敢贪那银子吗？师弟敢接俺情愿再加一个黄条子，只要把这祸事解了。”

李鸭子嘟哝着说：“多少天没有生意了，就是铁蒺藜也接。”从大冢里爬出来，连席子也不拿就跟着钻地龙走了。

他们是去找洋和尚。洋和尚住在洛阳城里的福音堂，也就是教会，洋和尚自然是说传教士。到了城里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顾不上吃饭，两个人直接去了福音堂，蹲在门口的黑影里，商量着怎么去见洋和尚。

钻地龙急躁地说：“就直通通地进吧，他们都是叫有应声的事，哥哥家几条命在那娘们手里攥着呢，早打发走早好。”

李鸭子摇着头，眼睛滴溜溜地转，在夜色中眼珠子的光亮快赶上猫眼了。钻地龙暗暗感叹李鸭子有这种做贼的天分。

李鸭子说：“万一一张寡妇派人在这里盯梢呢，把我家那几条命也搭上呀？你先进去探口风，我在这里看着回头路。”

钻地龙迟疑着说：“你不进去见面，人家要啥货，我敢应承？”

李鸭子说：“不见面我来弄啥？你把好口风我就进去。”

钻地龙瞪醒了一会儿，瞅了个没有人来往的空子，一起身就闪进了福音堂。

福音堂的前街不远就是火车站，各色人等混杂，有几盏汽灯挂得亮晃晃，远远飘来卖熟食的气味。李鸭子的肚子里开始“咕噜咕噜”地叫，他勒紧裤腰带，机警地瞥了瞥左右，小跑着去买了一个冒着热气的包子，又小跑着绕进了另一条小巷子——他要去抄后路。盗大家的时候他用这一手最得法。

福音堂的后墙是青砖砌的，有丈把子高。李鸭子啃着热包子，像是平常走路人一般，走着走着突然起步腾跃，转眼间竟手扒着砖缝越过墙去。也许是嘴里叼着热包子的缘故，下墙的时候分神，猫腰一跳，落地就崴住了脚腕子。他抱着一棵桐树疼得龇牙咧嘴，直吸凉气也不敢有丝毫声响。等到那一阵剧疼过去，借着夜色看，竟让他吃了一大惊，小腿肚子上套着一个铁皮的筒子。伸手轻轻地想弄下来，可感觉是卡得很紧，一使劲就钻心地疼！这时候他发现一个窗户透出昏暗的灯光，小心翼翼地凑过去，隔着推开的窗棂朝里面观察，里面的情景让他头皮一下子揪紧，眼都晕了，大张着嘴差一点叫出来——他的第一个感觉是触了大霉头！盗墓人最忌讳的是在干活前沾女人，看见女人的肉身子、裤腰带儿、骑马带子也是一样的不吉利，可今天真撞上了，而且竟然弄了个马失前蹄。他听着里面传出“哗啦哗啦”的水声，靠着窗户把自己隐藏在暗影里，心如一面大鼓在“嘭嘭”地敲。他不知道钻地龙见着没见着洋和尚，更为自己的处境担忧。借窗户里泻出



的灯光朝周围看，这是个乱糟糟、空荡荡的后院，只有院子墙角有一个后茅子。他后悔自己不长眼，怎么就没有趁着后茅子的矮墙或者抱着桐树滑下来呢？窗户里面的水声“哗啦哗啦”传出来，他抬起身子缩着肩往里面又看了看，看见一个白花花的女人身子，头发搭在雪白的背上，拱起的两片肩胛和两只反绕的胳膊翘着像是两只翅膀，两只手在肥润的两块大屁股蛋子上来回的搓。灯照着，女人的轮廓肥肥的软软的柔柔的滑滑的美美的，释放出一圈让李鸭子心里似痒似疼似麻酥酥的虚光。他看那女子的脊梁沟直通通地顺下，顺到了两个屁股蛋子中间，在两个屁股蛋子的下面又顺出来两条弧缝，把两个屁股蛋子勾成浑圆的大肉团子。再往下看，是两条肉滚滚、直溜溜的腿——他不敢看了，怕那女子转过身来发现他。当他习惯地想团着身子坐下时，发现麻木胀疼的腿已经让他无法下坐。这还能走吗？墙显然已经翻不过去，从前门走是唯一的选择。本想偷摸进来溜墙根儿，没有想到墙根儿没有溜成，倒看了一回倒霉肉，犯了大忌！如果钻地龙能平安，都还好说；要是钻地龙被圈倒了，自己想脱身那都是万难！他开始扎起耳朵听远处的动静，他判断：如果钻地龙不安然，断不会风平浪静的无声息，肯定会有声响传出来。这院子他曾经来过，知道前院离他现在的后院没有多远，仔细听了一阵，院子里有说话声，但那都是平和随意的语调，丝毫没有异常。他正狐疑着，窗户里传出女人一声轻微的咳嗽，这让他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，他释然了——如果有布置好的陷阱在等着圈倒他和钻地龙，哪还会让这女人在这里赤皮

露胯的安然，这不是自己吓自己吗？他觉得这只脚崴的窝囊，本不该崴的崴了，本不该见的见了，早不如就在前门等，或者直接进去见洋和尚。脚下的疼痛还时不时地让他嘴角直咧，窗户里的水声却让他禁不住又抬起了头，他心里想：这真是女人吗？自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，咋不知道女人是这样呢？他分明是没有看到过女人赤裸的身子，但他分明能辨别出这是个女人，是个摄人魂魄的女人，让他分外想再看一眼的女人！他摸起了地上的一个桐树叶子，在大大的桐树叶子上挖出一个眼睛大小的窟窿，遮住脸，耸起了身子。他看见了女人的正面，看得很慌张也很简单，一闪而过一样，但他脑子里的影像停顿在了这一瞬间。他看见了女人微微臃隆的小肚子，看见了两条大腿结合处的一大片黑绒绒垂挂着水珠儿，看见了女人也如男人般阔大的脚和舒展的五指；抬起眼皮，他又看见了两个膨胀硕大、在抖动在晃动在颤动的奶子和紫葡萄熟透般的乳头，还看见了尖尖的下巴、尖尖的鼻子、挺直的鼻梁、高高的眉躬和长长的睫毛——这是个洋婆娘呀！他的头顶像被针扎了几下，陡然感到这个洋和尚的不同寻常。摀下心平静了一会儿，忍不住又探头去看了一回，索性打定主意：等洋婆娘洗完了，就干脆脆地去找洋和尚。但刚要再看，竟看不到洋婆娘那白花花的身子了，里面空空如也！

## 二

当李鸭子小腿上箍着洋铁筒子若无其事地站在洋和尚的住室门口时，钻地龙正摇着洋和尚的扇子和洋和尚在边说边比画地谈，两个人都是吃了一惊。洋和尚是为这个不速之客，钻地龙是为李鸭子腿上箍着的洋铁筒子。

李鸭子从后院走过来的时候，走一步都是疼，走到洋和尚的住室门口，那疼竟然消了，但他感到了肿胀的难忍。面对着两双异样的眼神，他故作气度地挥挥手说：“你们只管朝下说，我就晃个耳朵。”说着径自坐到一个闲凳子上。

钻地龙赶紧给洋和尚介绍说：“俺的师弟，掌门人，当家的。”

洋和尚似懂非懂地点着头，表现得十分客气，忙对已经安坐着的李鸭子欠身施礼说：“掌门请坐，当家的请坐。”

李鸭子严肃得一声不吭，他怕一张嘴就会难受得叫出来。

有一个主要人物在边上坐着，非要两个谈话的人把他当做不存在，还是在讨价还价地谈条件、做买卖，这样的谈话恐怕很别扭——

钻地龙跟洋和尚就很不舒服。钻地龙拿捏着腔调想尽量让洋和尚听懂自己的每一句话，能明白自己的每一个手势的意思，总还止不住地想瞟一眼李鸭子的表情，想知道他的意见；洋和尚分明已经理解了掌门和当家的含义，明白了钻地龙只是个说话不做主的，和他交流的热情顿减，怪模怪样地表示要直接和李鸭子说话。

李鸭子终于憋不住了，咬着牙问：“洋和尚都想要啥？”

钻地龙说：“日他奶奶，没有不想要的。”

洋和尚生怕钻地龙的话头落地，赶忙用双手往怀里扒拉着示意说：“金器、银器、瓷器、青铜器、玉器、什么器统统都要。”

李鸭子勉强笑了笑，说：“好畜生，胃口不赖，啥料都吃呀！那还压着人命嘞，说吧，俺的古器跟你的枪咋换？”

钻地龙说：“他一口咬住，十件古器换一条枪，两支‘自来得’再加十件。”

洋和尚咧着嘴摊了摊手，表示自己的无奈。

李鸭子问洋和尚：“这是一锤子买卖吗，以后很多很多，一架邛山上的都不要了吗？”

洋和尚摇了摇头，身子前倾着，眼睛里放出贪婪的光，他指指李鸭子又指着自已说：“你能弄到多少，我就要多少，钱没有问题，枪也没有问题。”

李鸭子说：“如果以后还想要，那就对半砍。”顺手比画了一个杀价的手势，继续说，“五件古董换一条枪，十件换一只‘自来得’。”

洋和尚又摇着头表示不能接受。说道：“那我的枪太便宜了，不行不行。”

李鸭子模仿着他说：“那我的古器也太便宜了，不行不行。”

洋和尚说：“你不厚道。”

李鸭子突然立眉竖目，怒气冲冲地指着洋和尚的鼻子说：“想要俺的东西，就绑俺的肉票，你厚道吗？实话对你说，想交个长远朋友，你就依俺说的做，不想做朋友，俺也能要你那洋女人的命！”说着话，狞笑着用一个指头朝后院指。

洋和尚被李鸭子的突然变脸惊得跳起来，手捏着十字架的样子很滑稽。听他说完，更是滑稽地连连用戏词说：“壮士息怒，壮士息怒，在下依您了，做个长远朋友。”

双方当下里谈好，洋和尚跟钻地龙两人签了个字据，商定了一手交古器一手交枪的时间、地点，外面已经是夜静时分。洋和尚亲自开大门送客，李鸭子宁可咧歪嘴也不拐拐腿，强撑着走到教堂门外。当身后传来洋和尚的关门声，正走在巷子里的李鸭子轻叫了一声“娘啊！”就歪倒在地上。钻地龙听到这声叫，转身看不见了李鸭子，忙着举头往两厢的房檐上瞅，这时候的李鸭子才缓过气来，说道：“在地下呢，背俺走吧，真动不了了！”

钻地龙仔细看了看李鸭子的腿，倒吸一口凉气，叹道：“师弟为了俺呀，你就不惜一条腿吗？”

李鸭子打了一下钻地龙的肩说：“快走吧，几条命不管，咱在这

里丢人呀！”

钻地龙赶忙背起李鸭子朝前就走，走了几步，受不了李鸭子在背上一抖一颤的呻吟，索性放在一处靠墙上，疯也似地往车站广场狂奔。不大一会儿，一辆高轱辘大洋车跟着钻地龙跑回来，把李鸭子小心地弄到车上，一路小跑而去。

钻地龙吩咐车夫先去药铺。沿街跑了几家，才找到一个尚未上门板的药铺。伙计把已经睡下的先生喊起来，先生看看李鸭子肿胀的脚和箍在洋铁皮筒子里的腿也是束手无策，先弄了几帖舒血化淤的膏药贴在脚脖子周围，建议他等消肿了，到铁匠铺子里用铁剪子把洋铁皮筒子剪开。李鸭子很沮丧，但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

钻地龙问李鸭子是否去他家——那家已经不是平安地。这个夜里才欢实的人被困住了，他心里想：不就是张寡妇吗，传得再邪乎，终究还是个女人，虽然她霸王硬上弓，但咱把事情也给她办妥了，还有银子没有到手呢，总不能不放手银子还压着人吧，土匪没王法，但不能没规矩呀！他一咬牙，迸出一个字“去”。

高轱辘大洋车拉着李鸭子沿街道跑在晚风里，膏药开始有些劲道了，凉丝丝的药劲渗透进了皮肉，胀疼的感觉马上就去了大半。钻地龙跟着车子溜儿小跑，还不住地关注着李鸭子的伤，他说：“兄弟，你为师哥两肋插刀，救俺一家三代人嘞！”这话他不知念叨了几多遍。过洛阳桥的时候，河道里的风吹皱着河里的水面，把水里的月亮也吹得扭腰吊膀，忽长忽短，李鸭子看见那月亮，“嘿儿嘿儿”笑了——

他想起了那个洋女人！

过了洛阳桥，翻过河堤就是安乐窝。钻地龙前面带路在村巷里转了几个弯，进到一条巷子深处的家。钻地龙拍了拍门环，俯耳在门上听，等里面有了动静，赶忙嘴对着门缝说：“老干娘交办的事成了。”张寡妇被她的手下尊称老干娘，久而久之，江湖上的人便都习惯这样尊称她。

里面有人回答说：“离远点，等着开门，心要长到脊梁上，可别怪俺的枪子儿不认你！”

钻地龙边退边对着门点头哈腰说：“不会，不会，俺等着。”

钻地龙搀扶着李鸭子紧张地站在大门口，听到院子里有微弱的响动，这两个人都是长着夜眼的人，同时发现了门楼上钻出一个脑袋在观望，他们知道这是张寡妇在防着他们告官或者带人来耍全武行。门楼上边的人问：“几个人？”

钻地龙赶忙回答：“我和师弟，就俺俩。”

门楼上的人探出半个身子，借着夜色仔细审视了一番，对下面说：“开门吧。”

门闩的抽拉声响过，门“哗啦”一声打开了，两个土匪掂着手中的“单打一”各扶一边的门扇站着，放他们进去。院子里一片漆黑，原本是自己的家，钻地龙搀扶着李鸭子走进的时候心惊胆战得浑身发抖。李鸭子气派地摔开钻地龙的手，大声说：“搀着像啥？”强拉着一条腿三步并做两步站到院子中央，把自己矗在那里，等暗处的反应。

片刻，黑暗中传出一句问话：“哪里来的小鬼，敢推老娘的磨盘子？”声音尖利而霸道，不用细想，就知道是张寡妇。

李鸭子故意不认她，想先激她一激，说道：“朋友，想要枪就别恁胆小，胆小耍不了枪！俺两个空着手，你还怕啥？”

钻地龙在李鸭子身后对着空荡荡的院子解释说：“老干娘，这是俺师弟，行里当家掌门的。”

张寡妇说：“哼哼，倒还有一副好牙口，等老娘束好裤腰带儿，看看你孩子的小鳖样儿！钻地龙，事弄啥样了，他能办妥吗？”

钻地龙刚要回答，被李鸭子拦住了话头，他说：“您想要枪，敢绑俺门里的肉票换，不就是看俺能办妥嘛！要是担心俺办不妥，那就把肉票给放了，再去绑能帮你办妥的主儿，两下都不费事。”

张寡妇问：“那你说你是办妥了？”

李鸭子说：“您是抢活人财的，俺是劫死人钱的，按说都算是吃人的，都算恶人，您见过有恶人办不妥的事儿吗？”

张寡妇爽朗的笑声从窗棂间穿出，她夸赞着说：“真是好牙口，老娘喜欢你，你再说这轻巧话，老娘笑的裤腰带儿都系不上了。”

张寡妇这一声笑把所有入心中紧绷的弦都松了，整个院子里的气氛马上就缓和下来。但紧接着突然听到“扑通”一声响，机警的张寡妇随即厉声问道：“啥声音？”

院子里的人都看到李鸭子的身子直通通地朝后倒下了，惊讶他这是怎么了？钻地龙叫着蹿过去，对站着的人说：“朋友们帮忙扶一把，



俺师弟是为给老干娘弄枪伤着腿了。”

张寡妇一手抓着枪，一手掖着棉袄的大襟冲出来，她的身后跟着两个身手麻利不声不响的贴身女护卫。女护卫近前护着张寡妇，发现没有危险，才让开。张寡妇吩咐：“点上灯，进堂屋说去。”

毕竟是女人啊，在堂屋的灯下一看李鸭子的腿，张寡妇还是心软得叹息了几声。

李鸭子借着灯光偷觑了张寡妇几眼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名声大得像响炸雷的女土匪，见她的面目也非凶神恶煞，有几分老女人的慈祥 and 沧桑，也轻舒了一口气。他不是不怕土匪的匪气，内心里虚怯得像是大风天窗户上糊着的一层纸，自己也是提着头发丝上刀山——悬的就是一口气！既然张寡妇没有怎么他，那说明这口气就是一剂好药，还能熬着吃。

当下里，他长嘘了一声，好像是把全部的疼痛要靠这口气送出去。在这口气将尽未尽的当儿，他不轻不重地带出了一句话，说：“俺是拿着命给您去弄枪嘞！”话里话外都带着一种情绪。

张寡妇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玄机，反正她是没有从洋人那儿弄出来，所以也就不多问，只是别着脸盯着李鸭子腿上的洋铁皮筒子审视。罢了，才安坐在罗圈椅子上拍着扶手叫人去弄些酒菜，要给李鸭子压惊。

李鸭子见张寡妇抬举他，知道是这单生意有些眉目了，便惦记起那一兜子的金银，张嘴叫了张寡妇一声“大架杆的”，说：“咱今天说赎肉票呀还是做生意？”